

生餘寄海墨

邱少華著



65

熱帶出版社

墨海寄餘生

邱少華著



熱帶出版社

墨海寄餘生

作 者：邱少華

責任編輯：通 民

出 版：熱帶出版社

6001 Beach Road #02-69

Golden Mile Tower

Singapore 0719 電話：2961453

印 刷：五洲印務私人有限公司

版 次：1991年11月第一版

國際書號：ISBN 981-00-3075-4

定 價：S\$ 5.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後記

書法之妙，可意會不可
言傳也。書法史上，因
摠學思難之緊閉，老師
於傳授書法時，常冠以
“心悟”及“神韻”等字眼，
任由學生自行摸索與體驗。

歷代設論書法之文，
浩如烟海，其中精辟者
固不少，荒謬者亦所在
皆是。朱希剛前輩論書之
征引迂遠，比況奇巧，玄
妙滿詞頗為不逮，認為
對初學者無所益處。

余素強調理論。實
踐。素質與人品之重要性。
尤注意字外工夫及人生遠
趣。為人之所難得者。趣
也。趣者。取之自然。亦得
之學問。如。源。自。名。利。心
機。不肖之輩。所能深悉者。
乃鑑於此。舉凡音樂。美
術。文學。詩詞。繪畫。書
法。歌。唱。戲。劇。舞。蹈。
武。術。碑。文。金。石。題
跋。美。學。版。款。書。法。鑒。賞。
佛。理。禪。宗。人。生。五。大。自
此。等。無。不。在。授。課。學。習。
討。論。範。圍。之。內。以。求。達。

书法艺术之生活化。
书法之理论来自实践。
学者为使感性与理性
融为一体，必须通过临
池、读书、创作等学问之
归纳与融合，始能神
交古人，始可意会，始
得真趣，生其妙，浅其趣。

字原成百日功，亦非
十日之功，塞不日功也。
本书因述而已，意在阐
抒个人学书之体会，浅
见与心得，文中偶有

重觀。傷激之處。望為
道之士。出音同好諒之
政之。

癸酉秋之初
邱少華於紫雲樓
之點二弟。





邱少華，原籍福建金門。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校外進修系，並任十數個學術團體之書法導師。現為新加坡中國學會副會長，以及海內外多個書畫組織之顧問。

本書三十二篇長
短文，是作者近
年來在海外報刊
上發表的論書隨
筆，內容精簡，
見解獨到，行文
生動，讀之如嚼
橄欖，回味無窮。



目 錄

■	1	藝痴者技必良
■	4	藝高膽大
■	7	活龍與死蛇
■	10	畫龍點睛
■	13	此是生前歡喜債
■	16	換得人間買命錢
■	24	駭怪的創新
■	27	弘一大師
■	33	李可染與牛
■	37	奇逸人中龍
■	39	骨肉筋血氣神
■	42	腹有詩書氣自豪
■	44	學而悟者忘餐
■	47	無際大師藥方
■	49	天真出於自然
■	51	俗不可醫
■	54	高跟鞋與梯子
■	58	讀字與看人
■	62	騎腳車與書法
■	65	雲深不知處

■	69	榜書曲人
■	71	睥睨古今一書家
■	75	機智善辯的書家
■	78	集百家米成一鍋飯
■	82	得意忘形
■	85	濃墨、淡墨、漲墨
■	88	書法、拳術、力學
■	92	書為心畫，字如其人？
■	97	至孝書法家
■	100	竹林二狂
■	104	六如居士
■	108	晉陸之詞，唐陸之書

藝痴者技必良

早年酷嗜琴箏，刻有閒章一枚，曰：“琴痴”。後又迷戀書法，再刻一印，曰：“書奴”。

趙子昂被誚為“奴書”，指的是他的書法滑媚而無創新，寧作古人的奴隸，然趙氏主張復古，盡得古人筆意，最終亦自創趙體。在歷史上，勤奮好學，廢寢忘食，願作書法的奴隸，終因顛、痴、迷、狂、癖、癮而成功的書家，俯拾皆是：

漢代蔡邕入嵩山學書，偶得李斯等人筆勢，高興得三天不想吃飯；張芝家中凡有衣帛，必書而後鍊，又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魏國鍾繇坐則畫地，臥則畫被，被為之穿，如廁則終日忘歸，又向韋誕借讀筆法不成，捶胸三日而嘔血；晉王羲之愛書及鵝，學書痴迷忘食，嗜吃“墨模餅”；桓玄得王獻之墨迹十餘張，兵敗南逃時，仍隨身攜帶，終於狼狽與墨迹同沉江底；

隋朝智永和尚，居永欣寺閣上，臨書三十余年，退筆成冢。

看看唐宋兩代，唐歐陽詢見“索靖碑”，痴迷欣賞三天三夜不返；顏魯公辭官訪張旭，以求筆法；懷素和尚以蕉葉揮洒草書；張顛每痴狂時，以頭髮濡墨書壁；鍾紹京不惜傾家蕩產，收購名作，花去幾百貫錢才買得王右軍行書五張；鄭虔幼病貧無紙，借住和尚廟里，每天以紅柿葉練字；宋朝俞處士，家貧力學，鋤口已經不易，但見古碑法書，則捐衣食求之不論價；米芾以投江自盡威脇，求得王羲之《五略帖》。

元朝趙孟頫在船上寫《洛神賦》，風暴大起，船兒幾乎覆沉，他却自在地舞筆弄墨；其兄趙孟堅，得《五字不損定武本蘭亭序》，在水路上遇到大風浪船翻，人掉入水里，仍然兩手高舉蘭亭不放，高喊道：“我性命可以不顧，這帖不可丟棄”，獲救後在拓本上題跋“性命可輕，至寶必保”八字，世稱此《蘭亭序》為“落水本”；倪雲林將大批田產家資，分給窮困親友百姓，自己只留一葉扁舟，整日與漁樵、書畫為伍……

書家對書法的迷戀沉醉，好學如痴，苦心孤詣，甚至瘁力成病；或典當家產以購法帖；或布衣終生不仕，專攻書法；或筆斫鋤口，傭書自給；或右手殘廢，

以左手書；或雙手皆廢，抱臂而書；或雙目失明，以意運腕；或寧吃老本過日子，也不肯停筆；或身後不剩一文，只留法帖數十紙等等，對藝術的執著追求，默默耕耘，最後都形成了獨特的生活習慣，與獨特的藝術風格。

任何學問與藝術，都要有股迷勁、傻勁，視黃金與糞土同價，終老不厭，始能有所成就。盛大士在《谿山臥遊》中說：“米元章之顛，倪雲林之迂，黃一峰之痴，此書畫之其性情也。凡人多熟一分世故，即多生一分機智，多一分機智即少一分高雅，故顛而迂且痴者，其性情於書畫為最近，利名心急者，其書畫不工，雖工必亦不能雅。”

古人說過：“貧人不能學書，家無古迹也！”然而今日社會，所具備的學書條件，已比前人好上十倍，不必以重金購藏“名帖”，也無需苦求筆法。惟生活緊張，塵俗煩囂，人事紛更，物慾攻心，名利誘體，說甚麼“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樣的人，不但不夠資格當“奴”，更談不上“書痴者文必工，藝痴者技必良”了。因此，若能“痴”於一藝，物我兩忘，以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實不失為人生一大樂事。

1989年元旦

藝高膽大

三國時代魏國的書法家章誕，不但善於製墨，也擅長楷書。魏國的宮殿及珍貴器物，全是他題的字。當時魏明帝興建了一座“凌雲台”，離地二十五丈高，高台築成後，先釘好了匾額，却忘了題榜。於是明帝命章誕坐在籠中，用滑輪，長繩把他吊上去，叫他站在籠子里題字。籠身搖來晃去，章誕心驚膽跳地寫完了“凌雲台”三字下來，不但嚇出一身冷汗，連鬚鬚都白了。章誕回家後把毛筆都燒了，並告誡子孫，不許再學書法，以免有性命之憂。

章誕被逼上250尺的高台上寫字，不是出自本意，也沒有心理準備，難怪嚇破了膽。宋代書家章惇，曾與蘇軾同遊南山，抵達仙遊潭時，只見潭下臨絕壁萬仞，驚險無比，山削上有橫木一支，章惇請東坡在絕壁上寫字，東坡不敢。章惇於是從容地平步走

過橫木，垂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在壁上寫了“蘇軾、章惇來”幾個大字。上來時，神采絲毫不改。東坡用手搭在他的肩上，驚歎地說：“君他日必能殺人！”惇問道：“何也？”東坡說：“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二人大笑，笑聲迴响不絕。

清代江荔田，善鼓琴，能寫擘窠書，亦精於刻石。江氏住在黃山數十年，常在山中懸崖處，叫採炭山人以繩索將他縋下，臨萬丈絕壁，刻方丈大字，或寫“荔田讀書處”或刻“荔田彈琴處”，不一而足，膽識過人。

另一位清代書家馮敏昌，平生遍遊五岳，也愛在崖壁上題字。在絕險飛流巨石上，鐫上“馮敏昌來”擘窠大字。而華山的“蒼龍嶺”，高五百丈，隆脊徑滑，窄不容足，行者只能扶援鐵索而上，馮敏昌却能以每字三尺大的榜書，寫“蒼龍嶺”三字於石上，又用手在繩索鐵柱上拓上“崇禎四年三月，惜薪司太監府官，韓國安施造”字樣，神氣閒暇，世間少有。

這些都是藝高人膽大，非常人所能為。元鮮于樞擅長懸腕寫字，筆力勁健。當時陳繹曾請教他的秘訣，他閉上眼睛，伸長手臂說：膽！膽！膽！看似是故弄玄虛，其實書家正需要膽，以氣勝得之，以書法抒己胸懷，不能膽怯，畏首畏尾，不可忸怩作態。至

於從事書法創作，更需膽量和精神，勇於創新。

學藝術的人，有膽有識，才能有成。氣滿神足，
積學熟練，大膽落筆，險勁驚絕，如鷹隼攫物，筆隨
興移，才能達到絕妙佳境。

1989年8月

